

夜光杯

愿“年味”更浓一些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不仅是岁末年初国民辞旧迎新、祈福未来的一个庆祝仪式,也是感恩上苍、给心灵以安顿的一次精神旅程,更是阖家团圆、鲜衣美食、尽情享受亲情与美味的一段快乐时光。有人觉得“年味”变淡,其实不是过年不再重要,也不是世人有意为之,而是当下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城市化进程提速和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曾几何时,男女老少盼着过年,兴高采烈地忙活着过年,一是远方游子回家的路途漫漫,需要日夜兼程;二是各种物资紧俏,采购十分烦琐,需要提前准备;三是素常粗茶淡饭、缺衣少食,过年无论贫富都会千方百计地置办些新衣和美食,让节日变成一年中最难得且密集的奢侈享受。浓郁的“年味”弥漫于街头巷尾、家家户户的忙碌里,沉浸在迎来送往、欢声笑语的陶醉中。而现如今,飞机、高铁日行千里,朝夕至,回家团聚不再像以前那么难;商品极大丰富,随用随买,即使集中采购,逛一趟超市足以满足所有需求;更兼日常生活中根本不缺鸡鸭鱼肉,美食的渴望早已淡漠,虽然依旧过年,但心理预期早已没了原有的期望值。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传统习俗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与挑战,但“年味”作为一种融合了各种传统习俗和庆祝活动,融合了各种亲情、友情、美味和装饰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情感体验,仍然历久弥新,其蕴含的家庭团聚、文化传承和祥和喜庆氛围等核心价值依然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心中历经岁月沉淀却难以忘怀的永恒记忆。

“年味”悄然变化的诱因十分复杂,人们似乎不宜轻率地给出肯定抑或否定的结论。尽管“浓”可能更多地包含着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巨大期许,而“淡”所彰显的社会进步,也同样令我们充满欣慰与赞赏。不论是浓也好、淡也罢,呈现在浓与淡背后的劳动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却始终如一,从未发生过丝毫改变。因而,我们在热切欢呼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同样也期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更好地传承与赓续。

水泥森林中蜗居的人群需要彼此的交流与沟通,需要人间温情的润滑剂,

我的童年是在海门外婆家度过的,过年时香喷喷的炒长生果、海门糕、红烧羊肉线粉汤让我心心念念。那时,上海到海门需要在十六铺码头乘轮船。最难忘的是我十二岁那年独自回乡,只买到小年夜晚班船。回乡探亲的旅客实在太多,航运局临时动用了数千吨的货轮,旅客全部在铺了草包的底舱席地而坐。坐在我旁边的几位都是上海工人,三十来岁,早早娶了乡下娘子,每年春节回乡团聚。外面江风砭人

肌骨,我也不去望野眼,听他们闲聊。不知不觉汽笛鸣响,货船靠上了灯火昏黄的青龙港。下船后,早没了长途客运汽车,载客的二等车也稀少,大部分旅客只好进候车厅等天亮。眼看旅客们四下散去,那几位工人简单商量了一下,他们家

都住在离小县城不远的乡间,同一方向,二十来里,抄近路走回去。我跟随着他们,踩着冻得干硬的泥路,疾走在乡间小道,耳闻犬吠声声,竟不觉得寒冷。两位离得近的先到家,彼此打声招呼,分手了。又走了些路,前面出现一大片光亮,那是小县城的灯光,过年前居民家忙碌的灯光。他们领我走到进城区的那座南洋桥,指点着,叮嘱了几句。当我熟门熟路走到县城的外婆家,老人家已经休息,小姨见了我又惊喜。

杏脯、杨梅、果糕等九样零食点心等食品。上海人之所以讲“吃茶”而不是“喝茶”,就是“吃”的内容,可见江南人的精致与品位。由于元宝茶的好“口彩”,也刺激了茶馆等公共空间服务员的工作积极性,旧俗,服务员给茶客上元宝茶时,也会说一些吉祥话,如“送元宝了,鸿运当头”,茶客受茶后,一般还要给服务员红包。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人心与茶文化的普及,上海元宝茶也受到各界人士的保护,并于2023年被列入静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日,陪民俗专家专程拜访了上海元宝茶保护单位“老上海茶馆”。元宝茶已成为春节档期的“爆款”,茶馆还逐步恢复了元宝茶的一些礼仪,如“开盖见宝”“仙女散花”等,在仪式感与文化叙事中,不自觉便沉浸于其乐融融、吉祥安康的氛围之中。

古老的雉舞与雉仪,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吴南瑶

非遗里的中国年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责编:吴南瑶

大概有二十年了,我一直在找它。可人世渺渺,我心里也拎得清楚,但凡遗落的想要找回来,哪有那么容易。何况,它又不是一件物品,那是藏着我命运玄机的灵物。许多年前那个夏天,毫无征兆,它降临在我的眼前。仍然是许多年前,它又毫无征兆地被我遗落在人间。旅程漫长,如今我格外怀想它,也是因为分开的时间足够久了。时间会让人觉悟。

追究起来,“它”这个字,就是先祖为它发明的。是个象形字,一个头,两只眼,余下的全是柔软逶迤的身子。《说文解字》有云:“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屈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后半句的意思是,先民们相遇于野,不像今天这样,互相问一句“吃过了吗”,而是问,“路上没碰到它吧?”

它是神秘的灵兽,先祖对它又怕又惧。上古时候,部落的图腾崇拜,几乎都与恐惧有关。威猛凶险或神秘莫测的物,无法战胜,也不知其来历行踪,于是由畏而敬。汉画像石的女媧和伏羲,也是人首它身,两尾相交。当人们没办法征服一个物种,又不敢慢慢诋毁,于是衍生出另外一条出路,将其神化。

人总是智慧的,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这些词,也都是人发明并贡献给全人类,并不是发明者的私属。那么,假如遇见神化的它呢?假如遇见的时候,鸟鸣清脆,溪水如镜,山岚披着八月的汗珠在前方张开怀抱呢?

那不是日常的童年,我并非在山村出生长大。分野,字典上阐释为“不同事物之间的界限”,八岁那

年,当我跟随下乡行医的父亲,跨过城乡的分野,我的灵魂用脱缰的方式,让我领教了另一个我的存在。那个我把烈日当作金灿灿的发饰,在它的装点下,我用掉凉鞋,踩踏大地结实滚烫的肌肤。庄稼在眼前,山峦在身后,风在这里是一波波灼热的稻浪,焦了边儿的玉米高粱。山里红还只是一个个青绿色的小豆子,蜻蜓却已经是盛装的豆娘。

那只巨大的豆娘简直后怕和恐惧——至少在那个烈日高悬的正午,是无形也无相的。也许是众目睽睽让我低下了头,也许另有神秘。多年以后,我喜欢的另一句佛语为我解释着那次低头,四个字,因缘现身。

是它,它在看着我,趴在我的赤足上,扬起墨绿色夹杂黑色花纹的美艳头颅,吐出尖细的舌头,用一双黑黑的瞳仁,静静看着我。周遭的人们似乎都变成了铁锹、耙子和长棍,他们七嘴八舌却看不见它。豆娘早就飞走了,栅栏不是落水河畔。万古的寂静里只有我喃喃说道,爸爸,你看它多美啊。

比蜻蜓振翅还要低微的声音扯动了人障以外父亲的耳鼓,他安抚众人也安抚我:别动,千万别动。随后我的父亲变成古代智勇双全不乱阵脚的将军,轻轻俯身,伸出两只大手,分别对准首尾,钳了下去。

它被父亲生擒了。几分钟后,它变成一瓶新启封的医用酒精里盘绕的标本。此后数年,它一直在家里的写字台上看着我,直到我出嫁,直到父母后来换房子,搬家,它因数十年不变的美貌被搬家公司的人偷走。

拥有它的那些年,我一直猜不透从相遇那一刻起,它究竟想对我说什么。彻底失去并且寻觅无果的这些年,我渐渐觉得,它想告诉我的都是我此生必将经历的。其中之一便是,在大众视线里,被故意标榜的正确和正义之外,世界永远有另外一番面貌。那些灵魂深处的美丑善恶,才牵涉一个人只能由自己定义的真实命运。

“长路漫漫,我永远是你的知己啊!”八岁那年盛夏,它飞出股代甲骨文卦象,对于我的不惧怕和缘分三生般的喜爱,报之以不去伤害,乃至美丽的蛇生。

曹醒谷

曹醒谷

曹醒谷

曹醒谷

曹醒谷

曹醒谷

曹醒谷

农民伯伯眼尖嘴利,大喝一声,旋即一众人等已经跳出窗户,冲到了我身边。他们手抄铁锹、耙子和长棍,朝那催眠我的灵物一阵乱打。它不见了,而我还跨在栅栏上,纹丝未动。

铁锹、耙子和长棍,这些平日里用作征服土地的家什,和热情勇敢的农民一起喘着粗气。他们围成一道屏障,企图成为危险与平安之间的分野。我听见有人在懊悔,为自己也为农具的鲁莽。我低下头,心中有赧然、茫然、讪然,可是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乙巳 陈茗屋



韩天衡



乙巳 陈茗屋



福禄 李莹波



徐庆华



瞿志豪



华远



乙巳大吉 吴友琳



乙巳长乐 朱欢欢

沈爱良

曹醒谷

它曾那样看着我

杨逸

是城市孩子眼里的姐己,古典、华美、魅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曹植的比喻也从两千年前策马飞来,怂恿我去追逐。可是真能追到吗?姐己蛊惑帝妃设立“炮烙之刑”已是三千年前,曹氏父子名留青史,真实的生平人品,却“无法见,不可考”。洛神是谁——是曹植嫂子甄氏,曹植对君王的效忠之心,还是原配崔妃?真相太过古老,像豆娘神秘的翅膀,隔着历朝历代的光芒,在我眼前扑簌

又是一道屏障,一个分野——那是一排木栅栏,高度刚及我的腿根。栅栏后面是一片开满紫花的豆角地,再往前张望,我看到了秀美的山峦。如果我一直不回目光,如果我飞快地将左腿跨过栅栏,我是不是就不会被世间最灵异的美诱惑——我无数次这样假设,又无数次亲手把假设推翻。

我是愿意遇见它的。惊悚很快会平息,随着时光推移,我知道人生并不缺少寡淡,而奇遇才是上天的眷顾。

它静静看着我。横陈在齐整的木栅栏上,扬起美艳的头颅,吐出尖细的长舌,用一双黑黑的瞳仁,静静看着我。那一刻,天地都如处子般静美,它的注视有上千吨朱砂的药力,非但没让我恐惧,还让每晚梦魇的我无比神安气定。

“蛇!毒蛇!”屋里的

惊悚很快会平息,随着时光推移,我知道人生并不缺少寡淡,而奇遇才是上天的眷顾。

它静静看着我。横陈在齐整的木栅栏上,扬起美艳的头颅,吐出尖细的长舌,用一双黑黑的瞳仁,静静看着我。那一刻,天地都如处子般静美,它的注视有上千吨朱砂的药力,非但没让我恐惧,还让每晚梦魇的我无比神安气定。

“蛇!毒蛇!”屋里的

惊悚很快会平息,随着时光推移,我知道人生并不缺少寡淡,而奇遇才是上天的眷顾。

它静静看着我。横陈在齐整的木栅栏上,扬起美艳的头颅,吐出尖细的长舌,用一双黑黑的瞳仁,静静看着我。那一刻,天地都如处子般静美,它的注视有上千吨朱砂的药力,非但没让我恐惧,还让每晚梦魇的我无比神安气定。

“蛇!毒蛇!”屋里的

惊悚很快会平息,随着时光推移,我知道人生并不缺少寡淡,而奇遇才是上天的眷顾。

它静静看着我。横陈在齐整的木栅栏上,扬起美艳的头颅,吐出尖细的长舌,用一双黑黑的瞳仁,静静看着我。那一刻,天地都如处子般静美,它的注视有上千吨朱砂的药力,非但没让我恐惧,还让每晚梦魇的我无比神安气定。

“蛇!毒蛇!”屋里的

惊悚很快会平息,随着时光推移,我知道人生并不缺少寡淡,而奇遇才是上天的眷顾。



夜光杯